



## 乌托邦，或异托邦

### ——评王德威著《华夷风起： 华语语系文学三论》

#### Utopia, or Heterotopias: On David Der-wei Wang's *Sinophone: Three Theories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王唯州（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WANG Wei-zhou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

王德威教授所著《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以下简称《三论》）实是三篇主题相似的论文汇编在一起的合集，它们分别是〈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和〈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三篇论文主题类似，都是关于华语语系文学，但其中又有所不同。将三篇依序置于《三论》这一整体的脉络中，便会发现其中隐含的线性逻辑。“华语语系文学”是近年来新兴的有别于“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名称的新说法：离散的海外文学既已成现实，学界却总是各家说各话，亟需将其名正言顺地拿来研究。

王德威首先在本书开篇〈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梳理各界对中国的想象和立场，总结“华语语系”观念之前的各家见解，此为理论前提；继而在第二章〈“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中触及现实，论述海外离散者面对国家大树的根，难免怀乡，但同样又在落地生根和落叶归根的“势”的矛盾中此消彼长、来回摆荡，点出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文学若即若离的关系；收官之作，〈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则把目光投向马华文学，从马华文学的历史看开去，探讨其未来的发展，还收获了“华语语系”的又一译法——“华夷风”——与书名遥相呼应。全书虽只薄薄一册，但却是华语语系学界对世界华文文学构想的一幅缩影，笔者将其概括为王

\*王唯州，博士生，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

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思想。称其为“思想”，未免有所夸大，但王氏涉足并不仅仅在华语语系文学领域，还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等等，其研究背后所显露的世界观是一以贯之的，可以推此及彼，由此仅以“思想”一词概括之。

## 二

关于华语语系的概念、作品以及渊源，书中论述颇为详尽，在此不再辞费。惟篇章里的几处细节，引发了笔者对于王氏华语语系文学思想的几点思索。在〈“根”的政治，“势”的诗学〉一文中，王德威提到新加坡作家谢裕民的小说《安汶假期》，作为他华语语系的“三民主义”——“移民”、“夷民”、“遗民”——的例证，以此“让后遗症遇上原住民”，引发“中国”何去何从这一终极之问。

《安汶假期》收录在谢裕民出版于 2005 年的小说集《重构南洋图像》中，所反映的主题除了离散与血统，还有所谓的文化认同。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应是小说情节编排和字里行间所弥散的空间感，让读者不时觉得，作者意在建构一个独享时空的世界，里面承载了主人公或作者全部的失望、希冀、惊诧和爱欲。正如我们所读到的，小说描绘了各个时间中不同的地理空间，如荷兰、印尼、中国和新加坡，又将荷兰殖民、反清复明、印尼排华、金融风暴等分属不同时空的历史事件串联在这个想象空间里。这个想象空间的根基是如此牢固，在国族的深根之前，多重的时空不再扭曲，反而更加令人信服。

在作者构建的这个南洋空间中，或许为了消减其虚构性，父亲最终没能实现十世祖的夙愿，在族人团聚的喜悦背后留下了一丝遗憾和无奈。在故事高潮，作者为了“重构”他的“南洋图景”，将海外离散者作为这栋房屋的砖瓦，使之献祭。为了平衡这座肉身的屋宇，小说才展现了不圆满的结局。然而，十世祖投奔不得而流落孤岛，到五百年后骨灰都还无法找到内心真正的归处，这难道不正是离散者殊途同归的命运宰制？与其说谢裕民重构了一幅真实的南洋图景，不如说重构了一幅理想的南洋图景。换言之，这是一个属于谢裕民的乌托邦。

## 三

那么，王德威为何要在〈“根”的政治，“势”的诗学〉中引用这篇小说？笔者以为，谈及《安汶假期》并非单纯为“三民主义”背书，而更多是为我们拓宽

了解他的华语语系文学思想的途径。在王德威的治学谱系里, 仅有理论的空中楼阁并不够, 还须实践作为地基去加固。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撰写学术专书、培养研究生, 王德威还积极编撰文学史, 甚至编选文学作品选集。可以说, 《华夷风: 华语语系文学读本》便是《华夷风起: 华语语系文学三论》的延续, 论者以后者为遴选标准催生了前者, 是实践的产物。虽说按正常的逻辑, 两部作品问世的先后顺序应当对调, 但这也恰恰验证了《三论》所具有的前瞻性。

也正是通过《读本》, 再加上之前的著述, 王德威志在建构起他的华语语系文学空间, 一个拥有独特世界观、纯粹由文字构筑的文学世界。我们也可以理解, 为何他多次引用谢裕民的《安汶假期》, 因为究其根本, 王和谢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建构独有空间。可以看到, 有了《三论》的蓝图构想和《读本》的牢固基础, 王德威逐步建造了一个广袤的、枝繁叶茂的文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 有地理与民俗风景的呈现; 有语言、声音的交流和文字、器物的传承; 有根深蒂固的血统和飘零的离散心态; 还有国家历史和个人记忆的铭刻。

#### 四

或许王德威的野心尚不在此, 他要建立的, 可能是类似于托马斯·莫尔构想的乌托邦。在这个想象的国度里, 一切都是理想的或合情合理的。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付诸实践的, 在乌托邦里却成为了可能。这对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而言, 自然是莫大的吸引。王德威 2011 年到访北京大学, 为师生作了题为《乌托邦, 恶托邦, 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的讲演。

演讲提到, 乌托邦 (Utopia) 是托马斯·莫尔启蒙的一种西方叙事, 营造了一片和谐的理想国。而恶托邦 (Dystopia), 则几乎和乌托邦相反, 以乔治·奥威尔《1984》、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等为代表, 是“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 在资本主义的文明兴起, 以及相对的各种对抗资本主义论述的不同的社会的意识形态, 包括马克思主义, 等等的相互激荡之下所产生的一种叙事的方法” (王德威, 2011), 一言以蔽之, 是反乌托邦叙事。至于异托邦 (Heterotopias), 是福柯在上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关乎空间的理论。他想象世界存在一个异托邦的世界, 这世界被权贵或当政者划出一个个特定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 把我们所谓正常人的社会里面所不愿意看到的、需要重新整理、需要治疗、需要训练的这些因素、成员、份子……因为有了这个空间的存在, 它反而投射出我们社会所谓正常性的存在” (王德威, 2011)。为了避免太过抽象, 王德威举出监狱、医院、学

校、博物馆甚至豪华商场等实例，旨在说明当人们需要达到或被要求达到某些目标时，会前往或收容于这些专用空间，以达到稳定或处理危机之目的。

从字面意思来看，恶托邦似乎是乌托邦名正言顺的反面，但若从现实角度来理解，还是把异托邦和乌托邦作比较更为妥当，因为“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遥远的、虚构的空间；而异托邦却可能有社会实践的、此时此地的、人我交互的可能”（王德威，2011）。对于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立场，施龙（2017）在《在“华语语系文学”中穿行的堂吉诃德——评王德威主编〈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这一概念的图景是不同背景的文化政治语境中的文学互动，除了王德威所谓海外华人华裔‘移民’、‘夷民’、‘遗民’及‘后遗民’的代际嬗变，设若决定构成华语语系文学各支文学力量的不同文化政治本身发生改变，比如最近几年欧美右派势力抬头及其可能造成的远景，处此语境之中的华文文学当如何自处？”似乎委婉说明，王德威既然秉持华语语系文学立场，但在事实存在的不同国境的阻隔之下，淡化政治色彩似乎是不太现实的。

这就牵涉到了“现实性”、“真实性”或者“合理性”的问题。从《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一书说开去，最终我们会抵达乌托邦，或异托邦？要理解并定义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世界这个结，似乎还是得由他本人去解。正如他自己所说，华语语系文学，会是“理想的、遥远的、虚构的空间”，还是“社会实践的、此时此地的、人我交互的可能”？同样地，面对华语语系文学理论，我们也自当叩问自己：我们接纳的这一套理论，到底是理想化的，还是可实践的？显然，这还值得我们商榷。

## 参考书目

王德威（2015）。《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社。

施龙（2017）。〈在“华语语系文学”中穿行的堂吉诃德〉——评王德威主编《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6期。